

## 談「佐」和「鑽」兩字的讀音

劉殿爵

### 1. 「佐」字的讀音

「佐」字粵音本來讀去聲，音  $dzo^3$ ，同音字只有「詛咒」的「詛」。現在大多數人都把「佐」字念成  $dzo^2$ ，與「左」字無別。這個讀音的變遷相當有趣，值得提出來談一談。

「左」「右」二字，指的是人的兩旁。兩字《廣韻》都念上聲：《上聲三十三韻》「左」字臧可切，粵音念  $dzo^2$ ；

《上聲四十四有韻》「右」字云九切，粵音念「有」  $jeu^5$ 。但兩個字都可以讀去聲。《去聲三十八簡韻》再出「左」字（則簡切），云：「左右，又作可切（即上聲的臧可切）。」《去聲四十九有韻》再出「右」字（于救切），云：「左右，于久切（即上聲的云九切）。」

至於「佐」「佑」二字，《廣韻》在「佐」下云：「助也」；在「佑」下云：「佐也；助也」，這兩個是同義字，都讀去聲。「佐」字則簡切，粵音念  $dzo^3$ ，「佑」字于救切，粵音讀「又」  $jeu^6$ 。

從上面所引的《廣韻》讀音，可以看見區別本來很清楚。作為「助」解的「佐」「佑」，字形都有「人」旁，都只能讀去聲；指人的兩旁的「左」「右」，字形都沒有「人」旁，都讀上聲，但都有去聲的又音。但語音的變遷，有時是無理可尋的。這相當整齊的局面，後來被打破了。不知甚麼時候「右」字全念去聲，與「佑」字無別。而「左」「佐」

則仍是保存不同的讀音。現在「佐」字念成  $dzo^2$ ，也與「左」字無別了。

「右」「佑」既早已不分，「左」「佐」又是否一定要分呢？從整齊對稱的角度看，「左」「右」在中古都有上去兩讀，「佐」「佑」都只讀去聲，這是十分整齊的。音變的結果，「右」讀成去聲與「佑」同音，現在「佐」轉讀上聲與「左」相同，這樣「左」和「佐」雖然只讀一音，但這與「右」「佑」都讀去聲不同，仍然破壞了中古時「左」「右」「佐」「佑」這四個字之間整齊對稱的關係。

順帶讓我們談談「佐敦道」的讀音。現在大家都把「佐敦」念成「左敦」。如果「佐」字從來都是念「左」的話，原來的譯者又為甚麼不憚煩用多兩筆的「佐」而不直接了當用「左」呢？原因大概是他口裏「佐」「左」讀音是有區別的，而英文 Jordan 的重音在第一個音節 Jor，用「佐  $dzo^3$ 」去對應比用「左  $dzo^2$ 」去對應似乎和原文的語調接近一些。「佐敦」念「 $dzo^3$ 敦」或「 $dzo^2$ 敦」可說是見仁見智的事，但念「 $dzo^2$ 敦」卻仍然寫成「佐敦」反而可以為未來的歷史語音學者留下一些語音變遷的雪泥鴻爪吧。

再有一點。上面說過粵音念  $dzo^3$  的字只有兩個，一是「佐」，一是「詛」。「詛」長久以來，許多人都誤讀作「沮」  $dzoey^2$ ，現在「佐」又改讀  $dzo^2$ 。 $dzo^3$  這一個音節早晚在粵語中都是要消失的。

### 2. 「鑽」字的讀音

「鑽」字有平去兩個讀音。《廣韻》

平聲二十六桓韻》：「鑽、刺也，借官切。」《去聲二十九換韻》：「鑽、錐鑽，子箠切。」現在普通話仍有兩讀。根據1977年香港版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解作(1)「用尖的物體在另一物體上轉動，造成窟窿。」例如「鑽孔」；(2)「穿過，進入」：例如「鑽山洞」；(3)「鑽研」；都讀平聲 zuān。(頁1378)解作(1)「打眼用的工具」：例如電鑽；(2)「鑽石」；都讀去聲 zuàn。最後還加上一項：義同「鑽」 zuān (1) (頁1379)，就是說「鑽孔」的「鑽」也可以讀 zuàn。

粵語「鑽」字從前也有平去兩讀，dzyn<sup>1</sup>，dzyn<sup>3</sup>，但意義上的區別和普通話不太一樣。作「鑽孔」解，就是說原來沒窟窿，造成一個窟窿，是念去聲，與這意義有關的，如電鑽和鑽石，都念去聲。念平聲指鑽進原來有洞的地方和這意義有關的詞如「鑽研」「鑽營」等。近來粵語（至少本港的粵語）的趨勢是一律念去聲，連「鑽進」「鑽研」「鑽營」也都念成 dzyn<sup>3</sup>。

以上所述是「鑽」字讀音近年來在粵語的變遷，但原來粵語的讀音與中古音也未盡相符。上面引了《廣韻》所載「鑽」字的兩個讀音，但《廣韻》語焉不詳，所以我們無法清楚兩個讀音在意義區別上的根據。幸而陸德明在《經典釋文》裏為「鑽」字注音的有九次之多，大可補充《廣韻》釋義的不足，現在把《釋文》的材料抄列如下。

- (1) 《周禮·考工記·與人》《注》：如「鑽燧改火」[見下例(6)]之燧。《釋文》：作官反。
- (2) 《周禮·考工記·函人》：眠

其鑽空。《釋文》：鑽、作官反，空音孔。

- (3) 《儀禮·士喪禮》《注》：以鑽灼龜。《釋文》：鑽、子官反。
- (4) 《禮記·內則》《注》：木燧，鑽火也。《釋文》：鑽、子官反。
- (5) 《論語·子罕》：鑽之彌堅。《釋文》：鑽、子官反。
- (6) 《論語·陽貨》：鑽燧改火。《釋文》：鑽、子官反。
- (7) 《爾雅·序》：沈研鑽極。《釋文》：鑽、子官反。
- (8) 《爾雅·釋木》：梨曰鑽之。《釋文》：鑽、子官反，郭徂端反。
- (9) 《莊子·外物》：七十二鑽。《釋文》：鑽、左端反，又左亂反。

陸氏所用的「作官反」「子官反」和「左端反」讀音相同，都是桓韻精母，只是切語用字不同而已。臆下來只有「徂端反」和「左亂反」兩個讀音。「徂端反」仍然是桓韻，只是聲母略有不同，不是清聲的「精」母而是濁聲的「從」母。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關係的只有「左亂反」，因為「亂」字屬「換韻」，是去聲。從上例我們得出一個結論：「鑽」字在陸德明的《經典釋文》中注去聲的例子絕無僅有，而且只是作為「又音」。我們可以說根據陸德明，「鑽」字純讀平音，讀去聲可能代表陸氏以外的讀音傳統，所以陸氏只把去聲列作又音。

「鑽」字不但陸德明讀平聲，其他

唐代人的注音也都讀平聲。現在抄列如下：

- (10) 《漢書·刑法志》：其次用鑽鑿。（中華書局標點本頁1079）師古曰：鑽、鑽去其髓骨也。鑽音子端反。（頁1081）
- (11) 《急就篇》：鐵鈇鑽錐釜鏡鑿。顏師古《注》：鑽、借官反。（《叢書集成》本頁158）
- (12) 《文選·馬融〈長笛賦〉》：刻鑿鑽管。李善《注》：鑽、子丸切。（胡刻《文選》卷十八頁11上）
- (13) 《文選·班固〈西都賦〉》：列刃鑽鏃。李善《注》：鑽與鑽同，作官切。（同上卷一頁16上）
- (14) 《晉書·裴頠傳》：恐人得種，恆鑽其核。（中華書局標點本頁1234）何超《音義》：鑽、借官切。（頁3251）
- (15) 《晉書·夏侯湛傳》：鑽之彌堅。〔見上例(5)〕（頁1497）  
《音義》：鑽、借官切。（頁3260）

以上各例「鑽」字讀音都與陸德明一致。

讀去聲的兩見：

- (16) 《後漢書·陳寵傳》：其後遂詔有司，絕鈇鑽諸慘酷之科。（中華書局標點本頁1549）章懷太子《注》：鑽，臈刑，謂鑽去其髓骨也。鑽音作喚反。（頁1550）

- (17) 《晉書·刑法志》：其後遂詔有司，禁絕鈇鑽諸酷痛舊制。（頁919）《音義》：鈇鑽……下了〔和刻本作子〕亂反，所以穿也。（頁3239）

這兩個例其實只能算一個，因為《晉書·刑法志》的文字是根據《後漢書》的。章懷太子《注》「謂鑽去其髓骨也」，似是用顏師古文〔見例(10)〕，顏氏「鑽」字是讀平聲的，而章懷太子卻改讀去聲，不知何據。這樣兩個去聲的讀音都只能看作又音。隋唐時代「鑽」字主要讀平聲，去聲只是又音這一個結論似乎可以成立。

我們現在可以看見「鑽」字讀音變遷的經過。隋唐「鑽」字幾乎只有平聲一音。後來，普通話和粵語把平去二讀配合意義的區別。普通話主要是鑽孔的工具讀去聲。粵語則除鑽孔工具外，用作鑽開一個洞，和相關連的音義都讀去聲，與普通話的區別不完全相同。現在粵語把「鑽」字全讀去聲，又回復隋唐一音的情況，所不同者，隋唐一音讀平聲，現在粵語一音則讀去聲。

- ① 「佐」在粵音改讀上聲的變遷尚未完成，在某些詞組中的「佐」字仍有許多人是念去聲的，例如「員佐級」，大家還是傾向念  $dzɔ^3$  的。普通話則「佐」字全讀上聲，所以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「佐」字只有  $zuǒ$  音，「輔佐」也不例外。

## 「胖」和「胖」

張雙慶

閩粵方言稱人肥胖為「肥」，和北方話中用「胖」不同。所以在書面語中要表達肥胖這個概念，當然要用「胖」代替「肥」了。不過在發音時，粵方音 bun<sup>3</sup>，細心的人或者會察覺到「胖」的普通話讀音是 pàng，從語音的對應規律看，bun<sup>3</sup>和 pàng 的韻尾不同，這兩者沒辦法對應。①進一步從「胖」字的結構看，如果「胖」字是一個形聲字，則從「半」得聲的字，如「伴、叛、畔、絆、判、拌、泮」等，無論是粵音或國音，都念成 -n 韻尾，沒有念成帶 -ng 韻尾的，「胖」在國音念 pàng 是唯一的例外，這個例外是怎樣形成的呢？值得作為語文趣談向各位介紹一下。

「胖」字見《說文解字》。《說文二篇上·半部》「胖」字下說：

胖，半體也，一曰廣肉，從肉半，半亦聲。（普半切）②

從上面的資料看，「胖」是一個從肉從半會意，半又兼聲符的字③，根據反切，這個字今國音念 pàn，粵音念 pun<sup>3</sup>，意義是古代祭祀用的半體牲。

《玉篇·肉部》：「胖，牲之半體。」④也是同一意義。由這一個意義引申出去，「胖」字還有兩個與祭祀有關的意義，一是「夾脊肉、脅側薄肉」，一是「切肉成薄片」⑤，這兩個意義，都可以從《周禮》或《禮記》的鄭玄注中得到證明。另外又因此而引申有「半」的

意思。⑥這些意義，在現代漢語已不見應用，這裏便不詳細討論了。

至於《說文》中「廣肉」這個意義，後來的人很少有進一步的解說，很多字典也不收這個義項，這方面，段玉裁的《說文注》有較好的說明，他說：

此別一義也。胖之言般也。般，大也。《大學》「心廣體胖」，其引申之義也。⑦

按鄭玄注《禮記·大學》「心廣體胖」⑧，已將「胖」解作「大」，但是否和《說文》「廣肉」這個意義有關不詳。其後朱熹注《四書》，又把這句話所用的「胖」釋為「安舒」⑨，成為一般字典採用的一個義項。而在讀音上，則根據《集韻》定為平聲「寒」韻的蒲官切，即今日國音的 pán 或粵音的 pun<sup>4</sup>。因為「心廣體胖」後來成為成語，現在仍常用，「胖」的這個音義是需要保留的。

但「胖」音 pàng 解「人體內含脂肪多」⑩，「肥大」⑪，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？很多字書都引用元、明時的小說戲曲資料，如《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》⑫卷九頁十五：

衆人燈下打一看時，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，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。

其實，早在元代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韻》中，已把「胖」字收在「江陽」韻的去聲中，雖然《中原音韻》沒有釋義，但從讀音的安排看，周德清時「胖」的音義顯然和今日「肥胖」義的「胖」完